



高麗史

列傳

七十三

特
リ印6
2809
73



特
西
伊
6
2809
73



別

3

列傳卷第三十五

平教字

3

高麗史一百二十二

平教字

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三
三
4
4
万技

蓋以一藝名雖君子所恥然亦有國者不可
無也自遷史立日者龜策倉扁傳而後之作
史者皆述方技傳豈非是意耶作方技傳

三
三
4
4
金謂碑

金謂碑肅宗元年為衛尉丞同正新羅末有

三
三
4
4
六

西字印6
2809
73



別記

列傳卷第三十五

平教字

高麗史一百二十二

平教

平教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方技

蓋以一藝名雖君子所恥然亦有國者不可
無也自遷史立日者龜策倉扁傳而後之作
史者皆述方技傳豈非是意耶作方技傳

三史考
金謂碑

金謂碑肅宗元年為衛尉丞同正新羅末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僧道誥入唐學一行地理之法而還作秘記
以傳謂碑學其術上書請遷都南京曰道誥
記云高麗之地有三京松嶽爲中京木覓壤
爲南京平壤爲西京十一十二正二月住中
京三四五六月住南京七八九十月住西京
則三十六國朝天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
都木覓壤臣謂今時正是巡駐新京之期臣
又竊觀道誥踏山歌曰松城落後向何處三
冬日出有平壤後代賢士開大井漢江魚龍

四海通三冬日出者仲冬節日出巽方木覓
在松京東南故云然也又曰松嶽山爲辰馬
主嗚呼誰代知始終花根細劣枝葉然纒百
年期何不罷爾後欲覓新花勢出渡陽江空
往還四海神魚朝漢江國秦人安致大平故
漢江之陽基業長遠四海朝來王族昌盛實
爲大明堂之地也又曰後代賢士認人壽不
越漢江萬代風若渡其江作帝京一席中裂
隔漢江又三角山明堂記曰舉目回頭審山

貌背壬向丙是仙鼈陰陽花發三四重親袒
負山臨守護案前朝山五六重姑叔父母山
聳聳內外門犬各三爾常侍龍顏勿餘心青
白相登勿是非內外商客各獻珍寶名隣客
如子來輔國匡君皆一心壬子年中若開土
丁巳之歲得聖子憑三角山作帝京第九之
年四海朝故此明王盛德之地也又神誌秘
詞曰如秤錘極器秤幹扶踈櫟錘者五德地
極器百牙岡朝降七十國賴德護神精首尾

均平位興邦保大平若廢三諭地王業有衰
傾此以秤諭三京也極器者首也錘者尾也
秤幹者提綱之處也松嶽爲扶踈以諭秤幹
西京爲白牙岡以諭秤首三角山南爲五德
丘以諭秤錘五德者中有面嶽爲圓形土德
也北有紺嶽爲曲形水德也南有冠嶽尖銳
火德也東有揚州南行山直形木德也西有
樹州北嶽方形金德也此亦合於道誥三京
之意也今國家有中京西京而南京闕焉伏

望於三角山南木寬北平建立都城以時巡
駐此實關社稷興衰臣干冒忌諱謹錄申奏
於是日者文象從而和之睿宗時殷元中亦
以道說說上書言之

三
李寧

李寧全州人少以畫知名仁宗朝隨樞密使
李資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詔王可訓陳德
之田宗仁趙守宗等從寧學畫且勅寧畫本
國禮成江圖既進徽宗嗟賞曰比來高麗畫

工隨使至者多矣唯寧爲妙手賜酒食錦綺
綾絹寧少師內殿崇班李俊異俊異姪後進
有能畫者少推許仁宗召俊異示寧所畫山
水俊愕然曰此畫如在異國臣必以千金購
之又宋商獻圖畫仁宗以爲中華奇品悅之
召寧誇示寧曰是臣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
拆粧背果有姓名王益愛幸及毅宗時內閣
繪事悉主之子光弼亦以畫見寵於明宗王
命文臣賦瀟湘八景仍寫爲圖王精於圖畫

望於三角山南木寬北平建立都城以時巡
駐此實關社稷興衰臣干冒忌諱謹錄申奏
於是日者文象從而和之睿宗時殷元中亦
以道說說上書言之

李寧

李寧全州人少以畫知名仁宗朝隨樞密使
李資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詔王可訓陳德
之田宗仁趙守宗等從寧學畫且勅寧畫本
國禮成江圖既進徽宗嗟賞曰比來高麗畫

工隨使至者多矣唯寧爲妙手賜酒食錦綺
綾絹寧少師內殿崇班李俊異俊異姪後進
有能畫者少推許仁宗召俊異示寧所畫山
水俊愕然曰此畫如在異國臣必以千金購
之又宋商獻圖畫仁宗以爲中華奇品悅之
召寧誇示寧曰是臣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
拆粧背果有姓名王益愛幸及毅宗時內閣
繪事悉主之子光弼亦以畫見寵於明宗王
命文臣賦瀟湘八景仍寫爲圖王精於圖畫

尤工山水與光弼高惟訪等繪畫物像終日
忘倦軍國事慢不加意近臣希旨凡奏事以
簡爲尚光弼子以西征功補隊正正言崔基
厚議曰此子年甫二十在西征方十歲矣豈
有十歲童子能從軍者堅執不署王召基厚
責曰爾獨不念光弼榮吾國耶微光弼三韓
圖畫殆絕矣基厚乃署之

李商老

李商老

李商老中書舍人仲孚之子仲孚坐與妙清

善流清州商老隨之及壯放浪逐酒徒有異
僧授以醫方商老因業醫後至京有達官患
疽商老治之驗毅宗患足疾不痊聞其名召
鍼之立愈賜綾帛超授良醞令屬內侍眷待
厚不數年遷至郎官明宗朝拜大府少卿時
筭業及第彭之緒譖承宣宋知仁進士秦公
緒陰與南賊石令史謀作亂王命內侍李存
章郎將車若松等鞠之逮繫甚多更命內侍
尹民瞻上將軍崔世輔按驗勿分真偽皆流

海島又閉城門大索其黨商老亦以讒連逮配島百官雖知其寃然恐怖無敢言者尋召還復職籍內侍後拜吏部尚書商老無學術識者譏其不稱

伍允孚

三原下

伍允孚復興郡人世爲太史局官忠烈朝累遷判觀候署事允孚精於占候竟夕不寐雖祁寒盛暑非疾病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樽曰當有飲者奉使來有星犯女林曰當有使臣

來選童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益有名允孚言國家嘗以春秋仲月遠戊日爲社按宋舊曆及元朝今曆皆以近戊日爲社自今請用近戊日從之王親禘于大廟上謚冊公主亦欲與祭允孚曰大廟祖宗神靈所在可畏公主懼而止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有悔恐被不言之罪故言之公主將如元臨發召宰樞令卜日作宮室允孚曰今年興土

功不利於人主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答
之柳璈諫止之宰樞遣人白公主曰寢殿材
瓦已備日官伍允孚以土功不利於王公主
世子不肯卜日乞令扈從日官文昌裕卜日
降旨公主怒欲流允孚王不得已免其官後
王以允孚不早卜日杖之允孚曰卜日者欲
避凶就吉也脅而涓之不如勿涓臣寧就戮
不敢阿旨火星食月允孚與昌裕泣白王曰
火星食月非常之變豈飯僧事佛所能禳乎

願慎厥施爲以消災變於是求直言罷造成
役徒允孚語典法惣郎朴仁澍曰司中事何
稽滯之多也仁澍曰內教判旨如雨安得不
滯允孚以告王王使語仁澍曰我非偏聽右
其人凡有告者欲令有司早剖決故命之耳
豈爲私耶仁澍對曰若不下判旨內教而臣
等容私聽理則罪當死矣一日龍化院池魚
死浮出莫知其數允孚言歲甲戌東池有此
怪而宮車晏駕請王修省順昌宮災王召允

字昌裕曰卿等嘗言當有火災何以知其然也對曰天譴章章此火猶爲小災也允孚又言天變可畏請設消災道場王曰天漸寒今將往南京還當行之世祖親征乃顏王率兵助征行至平壤先遣柳庇既行使允孚卜之對曰某日庇必還而殿下亦自此返旆矣至期登聖容殿後岡北望久之戲謂允孚曰汝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允孚進曰今日尚未昏可小待有頃驛騎揚塵而來果庇也庇

至曰帝平乃顏罷諸道兵王益信之允孚因星變白王曰星變不利於王公主王問所以禳之對曰百姓無怨可以禳之不若罷全羅慶尚二道王旨別監及公主食邑王只罷公主食邑以其布帛歸左倉充百官俸允孚性切直每因災異言甚懇至時政有可言即入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王憚之常告朔于奉恩寺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日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此爲人貌

醜寡言笑公主嘗謂王曰何故數引見此人
王曰允字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後公
主頗改容禮之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皆取
法焉官至僉議贊成事致仕卒

薛景成

三下四

薛景成雞林人自言弘儒侯聰之後世業醫
精其術初補尚藥醫佐累遷軍簿摠郎驟陞
同知密直司事轉知都僉議司事致仕忠烈
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由是有名元世祖不

豫遣使求醫安平公主賜裝錢及衣二襲遣
之用藥有效世祖喜賜館廩勅門者時得出
入至使圍碁於前親臨觀之留二年告歸世
祖賞賜甚厚且曰得無念室家耶汝歸挈家
以來景成還欲與妻行妻不可乃止未幾世
祖召之自是數往還世祖遇之益厚前後所
賜不可勝紀成宗寢疾又召之因留元忠宣
受禪韓國公主妬趙妃誣妃父仁規罪元遣
使鞠問以景成副之景成不與用事者通特

加贊成事致仕卒年七十七景成身長美風
儀性謹厚雖見知天子蒙幸國王未嘗爲子
孫求恩澤亦不治產業子文遇登第官至成
均大司成

官者

二下. 4

高麗人其本系非氓則賤隸也高麗不用
腐刑在襁褓爲狗所啗者皆是然但備宮闈
永巷之任而已不得拜叅官其慮深遠矣毅
宗時鄭誠自善淵始用事然誠之爲祗候宰

相臺諫固爭而不奉旨蓋猶有先王之遺風
焉齊國公主嘗獻數人於元世祖頗得執侍
閨闈出納帑藏有奉詔來使復其家官其族
恩寵至厚於是殘忍僥倖之徒轉相慕效父
官其子兄官其弟又其強暴者小有憤怒輒
自割勢不數十年間刀鋸之輩甚多元政漸
紊闈人用事此輩或官至大司徒者遙授平
章政事者其次皆爲院使司卿姻婭弟姪並
受朝命第宅車服僭擬卿相富貴光榮漢南

閹人所不及國家每有奏請必賴其力故忠烈之世已有封君者忠宣又留于元數出入三宮此輩因與相狎多有請謁王擇其尤近倖者皆封君賜爵餘皆拜檢校僉議密直由是舊典盡壞而熏腐未燥者亦輕視本國如伯顏禿古思方臣祐李大順禹山節李三真高龍普等皆反吠其主讒譖構禍言之可謂痛心恭愍在位日久猜忌大臣以群小爲耳目倚任閹寺至列於經邦論道之位坐廟堂

議國政而麗之社稷亦不久矣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鄭誠

三原下

鄭誠仁宗時爲內侍西頭供奉官以毅宗乳媪爲妻毅宗即位賜甲第一區授內殿崇班王封德興宮主設曲宴右諫議王軾見誠帶犀譏臺貧曰此而不彈臺官無目者也御史雜端李綽升作色曰君安知不彈耶即令臺吏李份取其帶誠以賜物不肯與份強取之

誠許于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份走入臺門乃執他吏閔孝旌以來中禁抄奴等歐縛之囚宮城所王不悅罷宴解所御犀帶賜誠下孝旌刑部獄臺官知王怒未霽還其帶于內侍院內侍執事韓儒功曰汝旣取矣何用還爲遂却之往來再三而後受之臺諫伏閣論成允等王不聽臺諫杜門不出王黜成允儒功等五人諫官不出臺官出視事尋以誠權知閣門祇候臺官以宦者叅朝官無

古制爭之不聽臺官又不出王召諭之曰已收誠祇候制矣臺官拜謝而退誠怨之密誘人誣告臺省及份等推戴大寧侯暉爲王按問不驗宰相諫官伏閣奏誠以私怨謀陷臺諫罪不可赦論請不已乃罷其職黜之尋召還復充內侍郎將崔淑清密謂左僕射權正鈞曰鄭誠與承宣直門下省李元膺等乘勢弄權吾欲誅之何如正鈞即以聞流淑清于遠島未幾復誠權知閣門祇候王命右承宣

左諫議大公李公升督門下省署誠告身宰
臣及諫官論執不可公升往來再三王曰卿
等不聽朕言朕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平章事
崔允儀右諫議崔應清元膺公升等不得已
署之給事中李知深司諫崔祐甫崔景義獨
不署伏閣力爭左遷知深爲國子司業祐甫
尚舍奉御景義殿中內給事誠自是得列播
紳權寵日盛多樹親黨引官奴王光就白子
端爲羽翼蔽王耳目交構讒訴陵轢朝臣侵

漁閣巷宰相臺諫畏威脅勢舍嘿不言誠第
在闕東南三十步許廊廡凡二百餘間樓閣
崢嶸金碧交輝僭擬宮禁官寺亂法莫盛於
斯王召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督署誠告身
公升不奉旨知門下省事申淑率諫官上疏
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錮
充奴隸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授誠
顯任以太祖功臣之裔反僕役於不臣之類
有乖太祖立法垂統之意請削誠職凡與誠

左諫議大公李公升督門下省署誠告身宰
臣及諫官論執不可公升往來再三王曰卿
等不聽朕言朕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平章事
崔允儀右諫議崔應清元膺公升等不得已
署之給事中李知深司諫崔祐甫崔景義獨
不署伏閣力爭左遷知深爲國子司業祐甫
尚舍奉御景義殿中內給事誠自是得列播
紳權寵日盛多樹親黨引官奴王光就白子
端爲羽翼蔽王耳目交構讒訴陵轍朝臣侵

漁閭巷宰相臺諫畏威脅勢舍嘿不言誠第
在闕東南三十步許廊廡凡二百餘間樓閣
崢嶸金碧交輝僭擬宮禁官寺亂法莫盛於
斯王召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督署誠告身
公升不奉旨知門下省事申淑率諫官上疏
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銅
充奴隸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授誠
顯任以太祖功臣之裔反僕役於不臣之類
有乖太祖立法垂統之意請削誠職凡與誠

結黨者亦降為庶人王大怒還其疏諫官伏
閣二日竟不得達左正言許勢修揮淚太息
弃官而去復召臺諫督署之公升又不奉旨
淑上疏力爭王不得已降制削職布告中
外頃之復其職誠嘗饗王仍獻衣允儀元膺
等侍宴樂聲聞外聞者莫不嘆息曰權在內
豎矣

白善淵

三原下十

白善淵本南京官奴毅宗嘗幸南京見而悅

之號為養子宮人無比亦官婢也嬖於王善
淵狎之頗有醜聲善淵與王光就常出入王
卧內專擅威福胥吏秦得文事二人如奴隸
得拜寶城判官以竹造几案及篋獻之王悅
召為內侍內侍金獻璜亦諂事善淵者也御
史臺劾奏削其籍廣州書記金鏐斂民財買
珍玩器皿重賂宦者於是善淵王肅恭薦屬
內侍禮成江人賂善淵肅恭榮儀請以禮成
為縣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江人斂民白金

三百餘斤爲奇技淫巧王欲觀水戲命內侍
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彩帆載樂伎絲
棚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一人作鬼戲含
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噓善淵嘗准王行年
鑄銅佛四十畫觀音四十以佛生日點燈祝
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又於萬春亭構
延興殿靈德亭壽樂堂鮮碧齋玉竿亭泂澗
植松竹花草王每汎舟南浦爲流連之樂皆
善淵懷俊劉莊等從臾而成之也

崔世延

三原下十

崔世延怒其妻悍妬自宮爲閹宦者陶成器
方得幸於忠烈及公主世延附之得入宮闈
寵幸過成器不數年與成器俱拜將軍二人
倚勢橫恣王嘗幸奉恩寺還世延馳馬出入
仗前上將軍李貞止之不聽監察司畏不敢
劾中軍都領乃西班要職必歷諸軍都領而
後得補世延超授其兄世安諸軍都領指諭
等白王爭之王亦不能改也世延買贊成趙

仁規家嫌其隘陋更起樓於後洞樓近闕公
主望見謂世延曰此忌方不宜犯之世延不
從公主怒曰仁規宰相不以爲陋汝一小豎
耳不聽予言益廣其居耶命左右批其頰枷
脰囚巡馬所尋釋之世延擅權用事多受賄
賂臣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逆
其意郎將金弘秀與張良庇訟奴婢于典法
良庇度自屈盡以其奴婢四十餘口贈世延
世延遇弘秀慢罵之弘秀亦慢罵世延譖王

下弘秀典法獄佐郎沈愉阿世延意盡奪弘
秀奴婢流海島弘秀面叱愉曰爾爲法官阿
附小人乃流無罪之人而奪奴婢耶愉慚屈
世延又奪內侍朴樞奴婢二十餘口又誘良
民康柱爲奴柱不肯世延托以盜鈔十錠徵
銀瓶十口柱貸銀瓶四口納之匿上將軍車
信家世延謂信曰君何匿康柱信曰柱苦爾
徵督貸我銀瓶四口償之十錠鈔價已足復
欲徵乎世延自王請以巡馬軍搜捕王許之

遂與世安到信家捕之急信詣王宮具言其
故時忠宣爲世子大怒數之曰汝奪弘秀及
樞奴婢流弘秀罪一也多畜獒犬噬殺壽興
宮婢宮主請汝母畜獒犬汝厲聲曰宮主餘
生幾許禁我畜犬至使宮主泣下罪二也盜
內府財物罪三也雜以銀銅私鑄瓶罪四也
欲奴康柱侵擾車信家罪五也此特大者耳
餘不勝數世延抗辯辭頗不遜世子白王曰
世延多行不義流毒一國宜竄逐以懲其惡

世延常父事印侯王納侯言有難色世子泣
固請侯怨世子世子叱侯曰宰相腹大如甕
者世延酒肉充之耳汝與世延同惡相濟此
奴輩當置一鎖世延知不免詭言曰願一言
於公主而死蓋欲訴王陰事以畱免也且曰
我則已有罪成器有甚於我公主大怒杖成
器并世延囚巡馬所成器疑駭無知姦不如
世延成器謂世延曰我嘗薦汝今反譖耶諺
曰畜犬反噬汝之謂也於是籍沒成器奴婢

田莊資產銀瓶至七十餘口世延以侯故不
籍產唯弘秀奴婢屬妙蓮社樞奴婢屬內房
庫世延盡以財寶與侯曰願免我配島侯以
爲若受賂不能救恐世延復用有異旨遂自
正流世延成器于遠島未幾俱召還世延從
王在元日令衛士拾馬矢以備行厨饗柴人
皆笑之宮人無比泰山郡人柴氏女選入宮
正之往來都羅山必從之爲留連之樂人號
爲都羅山寵幸方隆其附托者縱暴中外世

子甚疾之自元來奔公主喪白王曰殿下知
公主所以致疾乎必內寵妬媚者所爲請鞠
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使左右捕無比及其
黨世延成器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琚指
諭承時用宋臣且內僚金仁鏡文玩張祐中
郎將金瑾閣人全淑方宗氏宮人伯也真囚
之鞠無比巫蠱事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詛
狀斬成器世延淑宗氏瑾無比伯也真流其
黨四十餘人國人震懾時宦者寵盛人皆歆

高麗卷一百一十二
慕多自宮者監察司錄事崔成爲官所笞辱
遂發忿自宮又昌寧縣民爲造成都監役徒
被徵銀不堪其苦至世延家前亦自宮

李淑

4.三字下

李淑小字福壽平章郡人母太白山巫女淑
有寵於忠烈封壁上三韓正匡平章君選入
元爲太監王有所奏請淑有功王待甚厚嘗
奉御香來請以愛妓子鄭承桂爲內乘別監
王旣許猶不用以淑將往金剛山設宴邀之

淑怒不至王更許之乃至後與王惟紹謀廢
忠宣王立瑞興侯瑛事在惟紹傳

4.三字下

仁伯顏禿吉思

任伯顏禿吉思尚書朱冕家奴也自宮爲闈
忠宣時封庇仁君黃緣事元仁宗於蕃邸佞
險多不法忠宣深嫉之伯顏禿吉思知之思
有以中傷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之厚不得發
嘗無禮於忠宣忠宣請皇太后杖之又以皇
太后命刷其所奪人土田臧獲歸其主怨恨

慕多自宮者監察司錄事崔成爲官所笞辱
遂發忿自宮又昌寧縣民爲造成都監役徒
被徵銀不堪其苦至世延家前亦自宮

李淑

四三下

李淑小字福壽平章郡人母太白山巫女淑
有寵於忠烈封壁上三韓正匡平章君選入
元爲太監王有所奏請淑有功王待甚厚嘗
奉御香來請以愛妓子鄭承桂爲內乘別監
王旣許猶不用以淑將往金剛山設宴邀之

淑怒不至王更許之乃至後與王惟紹謀廢
忠宣王立瑞興侯瑛事在惟紹傳

任伯顏禿古思

任伯顏禿古思尚書朱冕家奴也自宮爲闈
忠宣時封庇仁君黃緣事元仁宗於蕃邸佞
險多不法忠宣深嫉之伯顏禿古思知之思
有以中傷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之厚不得發
嘗無禮於忠宣忠宣請皇太后杖之又以皇
太后命刷其所奪人土田臧獲歸其主怨恨

益深及仁宗崩皇太后亦退居別宮伯顏禿
古思益無所畏厚嗚八思吉百計誣譖之英
宗遣使復給田民竄王于吐蕃伯顏禿古思
讒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
忠肅十年伏誅其兄瑞初名丐文伊以弟故
嘗爲密直副使至是聞其誅懼而逃乃籍其
家

4. 三
字下
方臣祐

方臣祐小字小公尚州中牟人忠烈時給事

宮中從安平公主如元謁裕聖皇后因留之
賜名忙古台宣宗授掌謁丞加泉府大卿武
宗朝事壽元皇太后興聖宮改將作院使進
平章政事忠宣時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誣
訴王不奉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辨
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臣祐白壽元皇太后
曰重喜高麗逋民也敢肆誣妄謀覆宗國罪
已可誅願令與王對辨耶皇太后悟言於帝
勅中書毋令對辨杖重喜長流潮州元遣臣

益深及仁宗崩皇太后亦退居別宮伯顏禿
古思益無所畏厚嗚八思吉百計誣譖之英
宗遣使復給田民竄玉于吐蕃伯顏禿古思
讒許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
忠肅十年伏誅其兄瑞初名弓文伊以弟故
嘗爲密直副使至是聞其誅懼而逃乃籍其
家

方臣祐

方臣祐小字小公尚州中牟人忠烈時給事

宮中從安平公主如元謁裕聖皇后因留之
賜名忙古台宣宗授掌謁丞加泉府大卿武
宗朝事壽元皇太后興聖宮改將作院使進
平章政事忠宣時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誣
訴王不奉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辨
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臣祐白壽元皇太后
曰重喜高麗逋民也敢肆誣妄謀覆宗國罪
已可誅顧今與王對辨耶皇太后悟言於帝
勅中書毋令對辨杖重喜長流潮州元遣臣

祐來監書金字藏經皇太后送金薄六十餘錠臣祐聚僧俗三百人寫之開城判官李光時以其女妻焉臣祐轉藏經于神孝寺爲皇太后祈福令攸司放囚繫攸司知臣祐挾私不肯放強之再三乃放初臣祐入國境郡縣守宰皆被罵辱至有受杖者其降香諸道也提察守令抽斂民財贈遺甚厚全羅提察使李仲立贈以紙臣祐不受因折辱之三封中牟君臣祐又事泰定皇后有寵除太子詹事

改徽政院使後加儲慶司使朔方藩王八驢迷思率衆歸元元將處之鴨綠東臣祐奏高麗地陝多山無所田牧比俗必不樂居徒令東民驚動耳帝然其言而止又嘗欲立省于本國臣祐白壽元皇后事遂止由是忠肅亦厚遇之封上洛府院君賜推誠敦信亮節功臣號其父得世本中牟縣吏也以其子故起家爲管城縣令不數年拜尚州牧使妹壻朴侶以田夫暴貴驟陞至僉議評理侶子之貞

驥遷惣郎典書貪婪不法人皆嫉之臣祐事
元七朝二太后叅掌機密累賜貂裘珠衣冒
金玉七寶腰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
鈔不可勝計忠肅十七年乞退東歸修禪與
寺極其壯麗忠惠後三年召還于元明年死

牛三李下

李大順

李大順蘇泰縣人入元得幸用事忠宣陞蘇
泰爲泰安郡封大順泰安府院君嘗娶韋得
儒女與永平宮爭奴婢白于帝下制令讞部

決之時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主其案不
與韋氏大順怒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
郎將白應立奉使金羅道奪大順所占人戶
大順又使李三真稱制問之囚應立于行省
其恣橫類此其弟公世仕本國爲元帥又判
三司事初忠烈如元大順請于帝詔王以公
世爲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
焉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順自白于王王曰
汝兄校尉耳越散貧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

高麗書卷之二十一 二十二
順不敢復言後聞帝言乃授之公甫亦其弟也
也以田夫暴貴至僉議評理封泰安君方臣
祐嘗奉帝命來與宰樞會旻天寺酒酣公甫
及臣祐妹壻朴侶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
爲我爲若故戲乎公甫即爲扶耒耕田狀一
坐大笑三真亦得幸于元遙授平章忠宣封
淮陰君恃勢縱暴其降香諸道守令微有過
輒杖之嘗謁淑妃妃宴慰甚厚賜銀瓶二十
口令買其父第

牛三下

禹山節

禹山節忠肅時封豐山君忠宣除其父碩春
州府使令養賢庫資贍司及諸宮司出銀有
差以贖之山節嘗娶金牧卿女牧卿爲密城
副使察訪別監朴淑貞劾牧卿貪暴罷之牧
卿憑山節勢干謁兩府復之任

牛三下

高龍普

高龍普入元有寵拜資政院使忠惠封完山
君以帝命來賜王衣酒月餘元遣朶赤別失

哥等托以頒郊赦詔來王欲托疾不迎龍普
曰帝常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
百官聽詔于征東省朶赤等蹴王縛之王急
呼高院使龍普叱之朶赤等執王馳去令龍
普整理國事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群小朴
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囚
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祐姜贊等素與龍普
善故免龍普與省官奇轍等封內帑既而如
元忠穆即位賜十二字功臣號龍普在帝側

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煤場
人帝寵怙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趨拜
招納貨賄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
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
之以快天下之心帝放于金剛山尋召還後
復還國龍普嘗殺無辜典法司欲治之龍普
乃幸裔妹婿佐郎崔仲淵裔之門生正郎姜
君寶裔之同年友以故踈放之趙日新之亂
逃匿免死遂爲僧在伽耶山海印寺恭愍遣

御史中丞鄭之祥斬之世傳忠惠之執龍普
爲內應故有是刑

金玄

金玄恭愍時紅賊入寇從刑部尚書金縉率
數百騎自祥原郡從間道擊賊于西京猝遇
賊三百餘人殊死戰斬百餘級錄功爲二等
宦者數十人同署狀要賞名多僞署玄實首
謀王察其姦欲杖之時宦官勢盛相與力救
得免尋封延城府院君錄扈從收復興王侍

衛功俱爲一等玄貪污巧詐外飾勤恪善爲
承迎卒禍立益見寵幸且爲明德太后所信
任悉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每銓注玄
輒至禍前予奪無忌嘗在禍側踞傲近臣啓
事禍未及言玄先擅斷決一日禍視事玄喧
闐禍罵曰汝是家奴何不敬乃爾玄默然及
般若獄起大司憲安宗源等上疏曰玄專摠
內事不能防禁使般若直入宮闈驚動太后
以駭觀聽乞下攸司鞫問科罪乃流玄于懷

德縣

安都赤

4. 三字下

安都赤恭愍十二年賊犯行宮興王寺斬守門者徑至寢殿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奔竄宦者李剛達負王從牖出走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王遂卧寢內賊認為王而殺之

申小鳳

4. 三字下

申小鳳從恭愍入元宿衛凡十一年及王即位除大護軍錄隨從功為一等遷上護軍後

封寧原府院君魯國公主薨小鳳守陵喪畢賞其勞賜忠勤節義翊衛功臣號拜密直使商議會議都監事命百官迎于迎賓館是日松嶽崩時議以為祖宗之法宦者不得受參官今毀舊法置之巖廊國鎮之崩未必不由是也轉僉議評理卒官庇葬事特賜諡忠禧

李得芬

4. 三字下

李得芬有寵於辛禡位至贊成事貪饕納賄多行不義與同知密直睦忠讒毀李仁任崔

登宰樞臺省會議白禍曰得芬嘗提調普源
庫收田稅入其家又奪養賢庫田使不得養
士多斂人財奪土田又嘗迎侍元子於其家
私改乳母以結私黨是非人臣所得爲也僭
亂之禍自此萌矣禍然之流得芬于雞林籍
其家黜假子宦者鄭鸞鳳等二十人又流忠
于安東先是睦仁吉奪養賢田庫在延安府
者百餘結仁吉死得芬又奪之至是成均館
上疏請復屬養賢庫從之

牛三宰

金師幸

金師幸初名廣大得幸恭愍累遷判內府事
性傾巧逢迎王意大起正陵影殿之役極其
侈麗由是財力耗竭民不聊生王薨論以媚
惑先王興工役沒爲益州官奴籍其家幸禍
立釋其罪給告身恭讓朝判內侍府事王欲
御經筵師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日不講無
害於政又以佛教導王曰佛氏之教不可誣
也均是人也或爲天下主或爲一國主至於

庶人貴賤不同者無他前世修善有厚薄故也憲司奏宦官金師幸金完嘗以巧侈得幸玄陵流毒生民不宜在左右請黜之諫官又上疏論之皆不聽自此以後入本朝

牛三下
酷吏

古者任人而不任法中世始專任法法今滋章而酷吏出焉有論其害比之猛虎者豈過論乎高麗以寬厚為治刑無慘酷及其中葉多故以來倚用辦事之吏而殘酷之風始興

舊史逸而不備今得二人作酷吏傳

牛三下

宋吉儒

宋吉儒性貪酷便佞起於卒伍高宗時諂事崔沆為夜別抄指諭每鞫囚必縛兩手毋指懸梁架又合繫兩足毋指縫以大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兩人立左右交杖腰脅囚不勝毒輒誣服累遷將軍尋拜御史中丞有司以系賤不署告身沆強逼乃署加大將軍為慶尚道水路防護別監率夜別抄巡州縣督

庶人貴賤不同者無他前世修善有厚薄故也憲司奏宦官金師幸金完嘗以巧侈得幸玄陵流毒生民不宜在左右請黜之諫官又上疏論之皆不聽自此以後入本朝

酷吏

古者任人而不任法中世始專任法法今滋章而酷吏出焉有論其害比之猛虎者豈過論乎高麗以寬厚為治刑無慘酷及其中葉多故以來倚用辦事之吏而殘酷之風始興

舊史逸而不備今得二人作酷吏傳

牛三字下

宋吉儒

宋吉儒性貪酷便佞起於卒伍高宗時諂事崔沆為夜別抄指諭每鞠囚必縛兩手毋指懸梁架又合繫兩足毋指縫以大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兩人立左右交杖腰脅囚不勝毒輒誣服累遷將軍尋拜御史中丞有司以系賤不署告身沆強逼乃署加大將軍為慶尚道水路防護別監率夜別抄巡州縣督

民入保海島有不從令者必撲殺之或以長繩連編人頸令別抄等曳投水中幾死乃出稍蘇復如之又慮民愛財重遷火其廬舍錢穀死者十八九又奪人土田財物脔削無厭按察使宋彥庠劾報都兵馬使其黨金俊等私謂大司成柳璈待制柳能曰吉儒吾所善聞按察劾書已至都堂若遽發勢難營救吾將乘閒自令公庶可免願圖之令公指崔瑄也璈等以俊兄弟昵於瑄不得已陰戒堂吏

停稟瑄舅巨成元拔聞之以告瑄怒流吉儒于楸子島罵璈能俊等曰吾以爾輩爲腹心何專擅若是耶皆俯伏待罪及俊誅瑄吉儒訴彥庠於俊謀害之王以彥庠嘗有功命赦之吉儒官至尚書右丞暴得足瘡潰爛而死

沈于慶

牛三字下

沈于慶宜寧縣人性深刻辛禍時爲雞林判官晉州人中郎將鄭覃無子養州牧事李仁敏兒爲子年六歲墮井死仁敏意覃族人所

爲遂訟于雞林于慶繫覃姪汝諧希範鞫之
割足灌以油加炮烙極慘酷府尹尹承順謂
于慶曰此輩拷訊踰年尚不承當更鞫之汝
諧希範聞之曰吾輩死乎遂亡去獄吏捕之
于慶曰汝若無辜何用逃爲汝必殺此兒復
鞫之尤慘汝諧希範誣服曰從姊姜乙恭妻
實知之于慶執乙恭妻訊之又酷或盛石革
囊亂擊口耳牙齒皆折落于慶謂承順曰吾
今得情矣乃殺乙恭妻又密直朴天常嘗過

雞林承順置酒慰之有進士李桂芬等二人
見賓校環列譏之曰鄉徒宴也承順門士以
告承順怒囚桂芬等及見代以其事屬于慶
于慶裂足炮烙二人尋死承順聞之慘然盡
逐其門士國俗結契燒香名曰香徒相與輪
設宴會男女少長序坐共飲謂之香徒宴

列傳卷第三十五

列傳卷第三十六

高曆史一百二十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進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4. 孽幸一

自古小人伺人主之所好逢而長之或以諛
佞或以聲色或以鷹犬或以聚斂或以土木
或以技術皆有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高
麗有國既久檢佞孽幸之臣亦多今據舊錄
作孽幸傳

別改

例前分行古

列傳卷第三十五

3 列傳卷第三十六

高麗史一百二十三

平教字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進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4. 平教

嬖幸一

自古小人伺人主之所好逢而長之或以諛
佞或以聲色或以鷹犬或以聚斂或以土木
或以技術皆有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高
麗有國既久儉佞嬖幸之臣亦多今據舊錄
作嬖幸傳

平教字

牛三子下(筆皆同)

庾行簡

庾行簡父稟廉衛尉少卿行簡姿美麗穆宗
嬖愛有龍陽之寵驟遷閣門舍人每宣旨必
先問行簡然後行由是怙寵驕蹇輕蔑百僚
頤指氣使近侍視之如王知銀臺事左司郎
中劉忠正本渤海人無他技能亦甚寵於王
王嘗以水房人吏分屬二人出入騶從僭擬
無極王不豫行簡忠正並直宿於內宰臣請
入寢問疾行簡傳旨曰體氣漸平取別日召

見宰相再請不許王欲迎大良院君為後行
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洩戒蔡忠順勿令行簡
知之及康兆作亂殺行簡等七人

榮儀

榮儀卜者也父司天監尚嘗配島娶島內逆
民之後生儀形貌怪異性姦猾毅宗初充內
侍使令常自言曰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
命之脩短在禳禱勤怠巡御疏數王頗惑之
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惟靖崔均深等

庚行簡

庚行簡

庚行簡父稟廉衛尉少卿行簡姿美麗穆宗
嬖愛有龍陽之寵驟遷閣門舍人每宣旨必
先問行簡然後行由是怙寵驕蹇輕蔑百僚
頤指氣使近侍視之如王知銀臺事左司郎
中劉忠正本渤海人無他技能亦甚寵於王
王嘗以水房人吏分屬二人出入騶從僭擬
無禮上不豫行簡忠正並直宿於內宰臣請
入寢問疾行簡傳旨曰體氣漸平取別日召

見宰相再請不許王欲迎大良院君為後行
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洩戒蔡忠順勿令行簡
知之及康兆作亂殺行簡等七人

榮儀

榮儀卜者也父司天監尚嘗配島娶島內逆
民之後生儀形貌怪異性姦猾毅宗初充內
侍使令常自言曰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
命之脩短在禳禱勤怠巡御疏數王頗惑之
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惟靖崔均深等

伏閣三日請黜之不聽十一年元日風自乾
來太史占奏曰國有憂王懼儀因進禳禱之
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終歲作佛
事以禳之儀每伺王憂懼輒奏云某年某月
恐有禍灾若依某法禳之則無患矣於是置
司祈禳幸而無事儀即曰咸我力也又奏曰
如欲延壽須事天帝釋觀音菩薩王多畫其
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號曰祝聖法會
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儀乘傳巡視守令僧

徒皆畏苛酷爭遺賄賂又於安和寺塑置帝
釋觀音須菩提聚僧晝夜連聲唱諸菩薩名
號稱為連聲法席儀陽示勤苦終霄禮拜王
時幸觀之特加褒賞又信儀言遍祀遠近神
祠使者絡繹或取閭巷名第以為離宮別館
或營山齋野墅巡幸無時又於大小佛寺皆
張法會至有千日萬日為限者京外府庫空
竭人皆怨之又奏闕東新成翼闕則可以延
基王奪第翼陽第創離宮又奏來歲國有災

伏閣三日請黜之不聽十一年元日風自乾
來太史占奏曰國有憂王懼儀因進禳禱之
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終歲作佛
事以禳之儀每伺王憂懼輒奏云某年某月
恐有禍灾若依某法禳之則無患矣於是置
司祈禳幸而無事儀即曰成我力也又奏曰
如欲延壽須事天帝釋觀音菩薩王多畫其
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號曰祝聖法會
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儀乘傳巡視守令僧

徒皆畏苛酷爭遺賄賂又於安和寺塑置帝
釋觀音須菩提聚僧晝夜連聲唱諸菩薩名
號稱爲連聲法席儀陽示勤苦終霄禮拜王
時幸觀之特加褒賞又信儀言遍祀遠近神
祠使者絡繹或取閭巷名第以爲離宮別館
或營山齋野墅巡幸無時又於大小佛寺皆
張法會至有千日萬日爲限者京外府庫空
竭人皆怨之又奏闕東新成翼闕則可以延
基王奪第翼陽第創離宮又奏來歲國有災

宜修古寺以禳之王率日官幸海安寺相風
水後正言文克謙數儀罪請黜之充牧子不
聽儀以逆民之後限其職王嘉祝釐之功令
有司據遠近戶籍政案注脚改錄施行鄭仲
夫之亂與嬖宦白子端王光就倖臣劉方義
等被殺梟首于市

金存中

金存中龍宮郡人性聰慧有詩名仁宗時爲
春坊侍學登第補詹事府錄事與宦官鄭誠

相善毅宗即位以春坊舊恩屬內侍特被寵
幸累遷刑部郎中起居注寶文閣同提舉及
知奏事鄭襲明卒王欲得有名望者代之誠
力薦擢爲右承宣自是出入禁中圖議國政
勢傾朝野存中與內侍郎中鄭敘有隙以敘
交結大寧侯暉與誠等交構嗾其族左諫議
王軾起居注李元膺等上疏論之流敘于東
萊敘旣流存中益寵幸嘗密白王曰太子幼
宗親盛恐致覬覦宜選兩府宰相以爲東宮

師傳以効周公霍光故事王然之以庾弼爲
太師崔允義爲太傅居無何弼卒存中代爲
少保王命宗室宰相文武百僚就賀其第守
門者皆衣紫佩劍存中與誠相結用事大張
威福附已者進異已者斥久典銓注賣官鬻
爵財累鉅萬甲第至數四兄弟親戚恃勢驕
恣十年背疽遣醫問疾絡繹於道及卒王悼
甚贈輸忠內輔同德功臣吏部尚書政堂文
學修文殿大學士

鄭世臣

鄭世臣世系未詳高宗末爲右副承宣正不
豫移御閣脩第遣世臣設法席于穴口寺世
臣還奏其狀王曰予夢有老比丘勸念法華
經及大目經頌今聞卿言實符所夢且予在
潛邸嘗遊穴口聞文殊鳥聲卿亦聞之乎世
臣對曰神怪所當諱臣未敢先奏臣詣法席
誠如上所夢恍有一老比丘在側誦經更視
則不見俄而復來臣恐其去不敢正視又有

鳥來鳴其聲云文殊師利摩訶薩世臣與同僚李應韶皆輕薄人也王疾彌留國家多故二人不以爲慮百官奏啓皆抑而不納每直宿與脩脫冠帶閉門圍碁擁妓酣飲時議憤之

白勝賢

白勝賢業風水高宗末補郎將王在江都嘗問延基之地勝賢曰願幸穴口寺談揚法華經又勅闕于三郎城以試其驗王命兩府合

坐令勝賢與景瑜判司天事安邦悅等論難利害勝賢以數馬馱道籙佛書陰陽圖讖左抽右取詭辨無窮景瑜等不能折其談鋒兩府曰如之何景瑜等不得已曰勝賢之言雖不可信姑試之於是命營假闕于三郎城及神泥洞元宗五年蒙古徵王入朝勝賢又因金俊奏曰若於摩利山塹城親醮又於三郎城神泥洞造假闕親設大佛頂五星道場則未八月必有應而可寢親朝三韓變爲震旦

大國來朝矣王信之命勝賢及內侍大將軍
趙文柱國子祭酒金壇將軍宋松禮等勅假
闕禮部侍郎金軌謂右僕射朴松庇曰穴口
凶山也勝賢以爲大日王常住處嘗奏高宗
作穴口寺以安御衣帶未幾昇遐今又敢作
浮言奏營假闕且請於穴口親設大日王道
場是不可信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俊俊深
惑勝賢之言欲斬軌乃止勝賢又奏曰圖讖
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說宜以周康王諱釗字

改御押從之既而忌高勾麗王釗不得其死
乃復舊諱

康允紹

康允紹本新安公之家奴解蒙古語以姦黠
得幸於元宗累使于元以功許通官路累遷
將軍林行之誅金俊也首與其謀稱一等功
臣加大將軍行逼王遷于龍巖宮王問將軍
李汾成曰允紹何如對曰允紹已貳於王矣
及王復位朝于元行以允紹爲已腹心使扈

駕及還又加上將軍然以前事常不自安及世子率衣冠子弟入侍于元允紹不在選中不告于王遂行開剝而還自比客使見王不拜王怒不能制有司莫敢詰其在元也附洪茶立妄言本國多畜軍糧茶立以告中書省於是遣使來督軍糧忠烈王元年拜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時群臣以新官制改銜唯允紹系賤爲監察司所論未改允紹自出視事復爲監察司所劾免尋轉密直副使與大

將軍金子廷詐稱賜牌多占民田事覺沒其田于新興倉九年加判三司事致仕鄭子璵亦譯者也本靈光郡押海人初爲僧歸俗補譯語都監錄事因習蒙古語累入元以勞轉官至知僉議府事

廉承益

廉承益初名惟直政堂文學信若之後嘗得惡疾念浮屠神祝穿掌貫索精勤疾愈遂以禳人疾病爲事爲李之氏所薦得幸忠烈王

王嘗暴得疾承益侍及移御天孝寺公主以從者少忿恚遂與王詬擊承益進曰王賴佛力疾愈今主怒若有魔障聞之公主怒解李摺曰廉郎中無實之言時有可用元求術士王進承益王女有疾承益白王令僧天其治疾天其言病不瘳當盡焚經像裂袈裟覆之精勤終日是夕王女死拜承旨律學助教金子公嘗爲東安法曹坐受賄見罷賂承益復職邑人權文卓疏子公罪令婢壻蠻商告僉

議府起居舍人李仁挺語承益籍王命囚文卓及蠻商竟殺商以滅口承益權傾一國臺諫莫敢問嘗私役其人五十構第畏公主譴請獻爲大藏寫經所許之王數遊田承益勸以浮屠法由是遊田稍踈李英柱括民戶告王曰聚逋民者廉承益爲首將鞫之承益及諸嬖人皆怒衆謗紛然事遂寢時鷹坊怯怵口及內豎賤者皆受賜田多至數百結誘齊民爲佃凡民田在旁近者並收租州縣賦稅

無所入守令有繩以法者誣譖抵罪承益及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氏鄭承伍朴卿等尤甚典理佐郎尹敦郎將吳淑富等相言用事臣廉承益可斬護軍曹允通聞以告王命流之籍田民分賜宰樞後陞副知密直東寧府千戶韓慎崔坦玄孝哲執千戶桂文庇管下人等誣謂欲與宰相廉承益同謀欲殺我輩遣人告遼東按察府元遣使與遼東按察使來訊王遣承益及金周鼎趙仁規

柳庇偕元使往東寧府辨詰慎等伏其誣拜僉議評理尋知都僉議司事公主將入朝命承益印侯等選良家女承益等使巡軍忽赤搜索人家或夜突入密室或縛拷奴婢無女者亦驚擾怨號遍閭巷洪子藩時爲首相趙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爲老呪我等不預眞宰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

直耳承益即日辭免十七年判版圖事尋判
監察司事密城人趙偁與郡人謀殺按廉事
覺獲免附承益拜典理佐郎監察侍史金有
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有成固執不
可承益怒罵曰爾豈賢於偁耶何不從吾言
且爾年老遠謫汝其安乎承益尋以病免未
幾丁母憂公主病命脫衰入內設法席穿掌
祈佛二十八年以興法佐理功臣都僉議中
贊致仕祝髮為僧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

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
惜是年卒謚忠靖子世忠仕至安南副使其
妻中賢趙仁規女與驅奴裴三通醜聲流播
子悌臣自有傳

李汾禧

相

李汾禧益州人父大將軍松為崔治門客汾
禧與弟摺事金俊為腹心汾禧補行首指諭
拜將軍為元宗所寵及林衍誅俊疑汾禧欲
收其心除大將軍直門下俄轉上將軍忠烈

直耳承益即日辭免十七年判版圖事尋判
監察司事密城人趙偁與郡人謀殺按廉事
覺獲免附承益拜典理佐郎監察侍史金有
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有成固執不
可承益怒罵曰爾豈賢於偁耶何不從吾言
且爾年老遠謫汝其安乎承益尋以病免未
幾丁母憂公主病命脫衰入內設法席穿掌
祈佛二十八年以興法佐理功臣都僉議中
贊致仕祝髮為僧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

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
惜是年卒謚忠靖子世忠仕至安南副使其
妻中賢趙仁規女與驅奴裴三通醜聲流播
子恂臣自有壽

李汾禧 楣

李汾禧益州人父大將軍松為崔治門客汾
禧與弟摺事金俊為腹心汾禧補行首指諭
拜將軍為元宗所寵及林衍誅俊疑汾禧欲
收其心除大將軍直門下俄轉上將軍忠烈

即位授樞密院副使固辭拜知奏事陞知密
直司事韋得儒盧進義之誣告金方慶也忻
都茶丘鞠理甚劇舉國洶洶摺謂王曰此自
方慶事上若欲辨是非茶丘必謂以私方慶
也宜勿與知汾禧亦夜詣茶丘議事人謂汾
禧兄弟有二心及王如元汾禧從之會張舜
龍等還自元謁王曰帝勅方慶父子得儒進
義等從王入朝對置王駐白金灘欲召方慶
父子議可否于從行宰樞汾禧摺曰忻都茶

丘本不欲辨此事今雖有帝命彼必以無勅
書不聽不如入朝更奏召之餘皆曰帥府豈
敢違聖旨不聽乎我則有辭矣乃遣舜龍召
方慶至是國人益信汾禧兄弟貳於茶丘金
周鼎朴球廉承益屢陳汾禧兄弟過惡金深
證之及王還國周鼎等因內僚諷王王召方
慶密議流汾禧于白翎島摺于祖忽島籍其
家或謂若茶丘聞之必告都省究問不如殺
之乃遣人皆沉于海未幾茶丘果訴帝遣速

魯哥來問速魯哥欲率方慶許珙以歸公主
曰王既入朝國方空虛方慶珙非有帝命不
可以歸速魯哥欲從之金甫成不聽甫成本
北界人其父叛入遼陽爲茶立腹心與汾禧
摺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來凡詰責我者皆
其謀也王謁帝帝使樞密字刺諭王曰金方
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每爲汾禧兄弟所沮
諷王殺之是否對曰在江都時汾禧之父事
權臣金俊後與林衍謀殺俊行之廢立危社

稷皆汾禧導之及臣襲位汾禧兄弟每違臣
命懲其罪以戒後爾速魯哥茶立甫成在傍
茶立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何可擅
殺我言若妄罪當死字刺再問茶立曰汾禧
有何二功曰歲庚午帝命復都古京林衍子
惟茂拒命汾禧與鄭子璵先入江華討之奉
王妃率國人來松京明年予領屯田軍駐京
南奴軍功德崇謙等潛謀作亂汾禧執其黨
一人以告王與達魯花赤掩捕誅戮以安百

姓此二功也王曰茶丘前言吾若妄言罪當
死今所言皆妄也庚午之事禿鵬哥請遣使
江都諭以官軍歷境於是以汾禧與惟茂交
偕鄭子璵往說之大將軍宋松禮將軍洪文
系將誅惟茂召汾禧計事汾禧杜門不出松
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來松京以待吾父子
汾禧踵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奏帝賜松禮
等鞍馬賞其功汾禧果有功豈不與於此賞
也功德崇謙之亂人有告者汾禧適入直故

引告者言於達魯花赤汾禧何功之有茶丘
曰然則何以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
禧兄弟佞猾多機變若黜其爵位祇速禍亂
故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既貫盈稟聖旨誅
之我國之事何與於汝茶丘無以對
摺初名汾成娶高宗宮妾之女號國壻得幸
元宗累遷尚書右丞忠烈即位兼知御史臺
事以國壻爲憲官人皆譏之遷上將軍拜承
宣陞知申事鷹坊吳淑富等嘗譖全羅按察

使安戩長興副使辛佐宣罷之摺言吳淑富
多行不法安戩率佐宣不從其欲故譖之聽
其言而罪二人豈不累聖德乎王曰予固疑
之姑待戩來言耳召新按察盧景綸曰毋以
安戩故懼如有籍宣旨爲不法者輒以聞因
問摺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曰今僧徒
僕隸有所欲皆托左右受宣旨官吏若不問
是非而從之民弊可勝言哉且人臣豈欲抗
其主人主而屈於臣所以爲盛德王然之舊

制凡命今徵求必下宣旨王自即位以來宣
旨數下州郡疲於迎命摺建白小事不足煩
宣旨宣旨所至必焚香迎命請令承宣奉王
旨爲書署名紙尾謂之宣傳消息於是消息
蜂午州郡苦之王謂摺曰予聞諸武臣言軍
旅之事則委之我輩至如按察守令臨民之
任只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憾今欲交差何如
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
文武寬猛相濟者宜勿限東西以授王納之

摺言於薛朴卿曰養鷹者日殺人家雞犬宜
移養遠地卿語鷹坊李貞曰大家以鷹鷂故
多取衆誘盍養之他所貞許諾今尹秀養于
安南一日王與達魯花赤觀獵摺語人曰始
謂尹秀輩以鷹鷂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
生拔鷂鷂腹背毛而放之縱鷂啄食觀以爲
樂此非篤好其忍視耶有散負田裕訴王曰
臣昨捕鷂過安東司錄金琬曰鷹坊已罷何
爲到此待之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鷹

鷂王怒謂摺曰何損於宰相而禁之乎必使
按廉罷琬任對曰裕籍捕鷂侵擾百姓聞殿
下解縱鷹鷂自恐得罪言此以試上意耳王
然之乳媪子內侍郎將黃元吉以其抖田磽
薄白王易郎將韓貞甫科田摺言元吉雖無
此田不至貧乏貞甫惟祿是資豈宜奪彼與
此請各復其舊從之摺上時務十餘條王覽
畢接而擲之摺耿介恃王寵任政令有不合
者必爭之多所裨益內僚請謁一皆杜絕內

僚常切齒遂諷王殺之年三十九櫛臨死曰
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

權宜

蔡謨

李德孫

權宜忠烈時人性險佞每依內僚求使四方
酷刑厚斂民甚苦之與承旨廉承益善承益
薦爲慶尚道按廉使宜依勢無所顧忌奪晉
州人鄭延愛妓延有勇力走及奔馬直入宜
寢所負妓而逃宜繫其母延自詣獄宜殺之
元使也速達因征日本往慶尚還謂宰相曰

南民糶貴皆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尚苛
暴枉刑重贖民多死者民即天子之民可令
至此耶中贊金方慶告王王曰程驛別監李
英柱嘗言朝廷以拷掠爲不法又禁贖銅誰
肯從令也速達之言豈指此輩耶方慶曰按
廉權宜暴斂酷刑請罪之以紓民怨內僚劉
福和素與宜結爲兄弟請王傳旨曰宜遞期
已近其徐之承益佯若不與交親曰宜之橫
暴如此也誰薦爲按廉室樞皆默然不對宰

樞復以也速達言告王今監察侍史閔壹代
宜郎將金義光代英柱命諸道按廉毋得酷
刑後宜拜正郎殺延事覺僉議府劾流海島
罷晉州副使徐寧十三年爲全羅道王旨別
監以能辦供進授版圖摠郎賜紅鞵一腰白
金十五斤米十五斛時忠宣以世子如元宜
獻銀四十斤虎皮二十張爲行李之資忠宣
曰此物皆剝民歛怨非吾所欲遣還其主宜
又與按廉李熙有隙以熙不謹供進譖王罷

之有蔡謨者平康人累遷侍御史忠烈因東
征如合浦時慶尚道因軍旅飢饉民不聊生
謨爲王旨別監厚歛於民饋遺扈從權貴又
以油蜜遺內豎梁善大善大不受執其人以
徇由左承旨進知申事歷副知密直僉議叅
理二十八年以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謨嘗
爲慶尚道勸農使多歛細麻布以獻又賂左
右權貴市私恩李德孫代謨稍增其數後薛
仁永又倍尺數布極細密民甚苦王聞之禁

獻細布德孫僕射淳牧之子累歷監察雜端
按慶尚全羅忠清二道培克作威吏民畏之
忠烈朝拜東京留守王因東征道過東京以
德孫能辦供億加府尹後爲慶尚道王旨使
用別監剝民膏血以市寵超授衛尉尹近侍
別監金龍劍題駟壁云慶尚州道殘民血染
出德孫三品職德孫訴王流之歷官至知都
僉議司事年六十一以疾乞退拜贊成事致
仕一十六年卒謚莊淑子僖官累贊成事初

僖妹壻宋璘黨於王惟紹離開王父子僖寄
璘書曰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怵人邪說
以自誤璘伏誅忠宣得其書嘉忠直授密直
副使

林貞杞

林貞杞元宗朝登第昧學術有吏能爲長興
副使值其父允弑大祥當至京恐失職依內
僚請在任行祭尋以娶盧進義之女爲貳妻
坐免忠烈時除正郎監察侍史金弘美左司

諫李行儉等不署告身貞杞附鴈房以王命
督署弘美等不從貞杞訴王流海島未幾爲
全羅道王旨使用別監務苛暴聚斂事權貴
欲悅衆弭謗今新島句當使韓允宜漕運豪
家田租與內庫米並到禮成江凡八十餘艘
其奸狡如此由是譽言日至寵幸益隆時慶
尚道按廉閔萱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
按廉王同日賜貞杞及萱帶紅人語曰如今
邑宰紆朱紱盡是生靈血染成指兩人也以

王旨使用別監仍爲全羅按廉時權瑞精按
慶尚黃守命忠清崔崇西海鄭良佐交州金
仁琬安集東界貞杞姦瑞精暴良佐愚而貪
崇佞而慤仁琬浮虛少實守命枉直相半時
之任用如此貞杞進橘二株用十二牛曳入
宮中路遠累日而至柯葉皆枯貞杞亦知不
可用但欲媚王獻之貞杞以白粒一舟遺承
旨崔守璜不受貞杞慚怒以其米賂權貴即
代守璜爲承旨時人鄙之嘗掌監試取士命

賦題曰太宗好堯舜之道如魚依水不可暫
無以好堯舜道不可暫無爲韻諸生曰韻中
六字皆則音貞杞慚改曰堯舜之道如魚依
水諸生又曰韻中五字皆平音貞杞大慚又
改曰好堯舜道如魚依水貞杞初爲試官享
王珍膳花果豐侈無比酒酣貞杞起舞王歡
甚故事掌試者放榜後宴賀客三日厥後先
試期享王謂之品呈蓋以宴品先呈于王也
後遂爲例十三年拜副知密直明年加監察

大夫卒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喜言人短
公主欲聞外事令出入卧内公主聞貞杞死
愴然尼曰貞杞之死不足怪也以血成身其
死宜速謂剝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變色萱
平章事令謨四世孫累轉衛尉尹爲全羅道
指揮使承旨缺萱及李德孫權宜皆附内僚
求之王難於取舍手書籌令三人探之萱得
焉遂拜右承旨進副知密直司事遷都僉議
叅理改知都僉議事王欲改嫁忠宣妃韓國

公主遣萱賫表如元萱告中書省曰東京人
金天錫久留本國多行不義姦詐回譎離間
王父子於是中書省移咨征東省勒還東京
天錫遂與萱有隙一日王坐行省天錫厲聲
曰閔萱以宰相構虛事交亂彼此離間王父
子莫此爲甚天錫作何等事使我殿下父子
不和耶其言辭舉止甚倨傲無復君臣之禮
萱復拜叅理陞咨議都僉議贊成事後忠宣
以萱進改嫁表流之忠宣二年卒萱起於刀

筆與世俯仰

朱印遠

朱印遠悅子也忠烈朝登第累遷慶尚道按
廉使時正郎宋洪少尹辛需亦按諸道宰樞
以皆非人望駁之王怒不聽印遠貢細黃麻
布二籠王開緘令左右爭取以爲戲宰相言
朱印遠重斂諂事左右又惡聞烏鵲聲常令
人操弓矢嚇之一聞其聲輒徵銀瓶民甚苦
之宜罷其職王欲以金貂代之宰相曰貂曾

高麗史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三
爲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東判官坐贓
流海島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
也今又令諸道貢二十升黃麻布紡績於女
工最難村婦安能細織必求諸京價貴難買
民將不堪且帝諭曰事体有未便民情有未
安堵其審圖之請亟罷王納之旣而以貂爲
忠清道按廉印遠竟不罷細布貢如舊時有
內僚從容白王聞諸道路曰宰臣朱悅無子
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

悅清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云然王大笑
尋爲其道勸農使宰樞言印遠虐民不可用
宦者李信嘗降香慶尚具知印遠貪汚以聞
至是命信與左承旨趙簡宦官柳允珪往都
堂與印遠辨詰信曰印遠嘗待我甚厚感恩
則有之然供億之費皆民膏血又吾歸自開
骨山道見民扶老携幼往東界者絡繹問之
則皆曰避朱按廉暴虐也允珪又列印遠所
賄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橫斂也印遠俛首

不能對官至三司左尹子暉時有太僕少尹
李桂材者暴斂類印遠以旌善別監兼東界
安集使務侵漁以市私恩東界多產崖蜜桂
材不時徵斂瀝取無遺蜜蜂無以自養蔽天
飛去墮海而死

李英柱

李英柱父應公英柱初為僧後歸俗娶良家
女生一子為管城縣令忠烈為世子聞鞋工
金准提之妻羨納之時有身已數月及生女

養於宮中如已出英柱弃其妻娶之時稱國
壻及忠烈即位以內園丞超拜郎將出入宮
禁權勢日熾多行不義流毒中外人謂之英
柱難為人物推考別監白王曰大臣及內僚
多置田莊為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
且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侍史權宜將鞫之
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為首於是承益
與諸嬖皆怒眾謗紛然王由是惡英柱遂寢
其事為忠清道安集使選官婢有姿色者五

不能對官至三司左尹子暉時有太僕少尹
李桂材者暴斂類印遠以旌善別監兼東界
安集使務侵漁以市私恩東界多產崖蜜桂
材不時徵斂瀝取無遺蜜蜂無以自養蔽天
飛去墮海而死

李英柱

李英柱父應公英柱初為僧後歸俗娶良家
女生一子為管城縣令忠烈為世子聞鞋工
金准提之妻黃納之時有身已數月及生女

養於宮中如已出英柱弃其妻娶之時稱國
壻及忠烈即位以內園丞超拜郎將出入宮
禁權勢日熾多行不義流毒中外人謂之英
柱難為人物推考別監白王曰大臣及內僚
多置田莊為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
且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侍史權宜將鞫之
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為首於是承益
與諸嬖皆怒眾謗紛然王由是惡英柱遂寢
其事為忠清道安集使選官婢有姿色者五

人以進又聞忠州民丁香多畜銀酷刑督納
香悉所有不足又貸三十餘斤以充之又爲
忠清道脫脫禾孫侵割驛吏寧越縣令李恂
亦貪暴不法民甚怨之有民康允明乘衆怨
作亂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驛吏十餘
輩乘傳橫行殺恂及縣吏一人又將殺英柱
英柱知而掩捕之累轉軍簿判書鷹揚軍上
將軍英柱性貪汚苛暴奪占田民家人嘗運
米到江英柱親往載輸爲路人所辱其無恥

類此金州民大文者族黨近百人英柱倚勢
欲歷而爲奴都官佐郎李舜臣性諂曲阿英
柱意舞文爲賤大文訴王府斷事官趙仁規
仁規考其案具陳英柱姦僞王囚舜臣罷英
柱職僧曰英誣告英柱與韓希愈謀反鞫之
英柱誣服流海島未幾召還語在希愈傳二
十六年拜密直副使

李之氏

高宗秀 金儒

李之氏禮安縣人以內僚進忠烈嘗獵于馬

堤山樂而忘返之氏與文昌裕言獵騎踐蹂
禾稼民多怨咨請亟還從之王又取民間家
鵠納宮中之氏與車得珪以爲不可遂還之
元將征日本之氏時爲將軍欲避赴征遂乞
免時內僚皆受賜田之氏尤多又請加賜忠
宣爲世子謂之氏曰汝雖無田亦不乏之氏
慙而退舊制受王旨者必先關承旨酌可否
奏而行之至是內僚皆先白王承旨但署押
而已尋除大將軍有金義光者亦以內僚拜

將軍銓選甚濫時議譏之進同知密直元授
合浦等處鎮邊萬戶府副萬戶行中書省副
鎮撫賜虎符歷資政院使知都僉議事加贊
成事出鎮合浦忠宣即位拜檢校僉議政丞
王以爲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乃授之氏爲
商議式目都監事封禮安君改封承安君忠
肅四年卒子實恃父勢狂暴甚於獠犬嘗有
國學諸生過其門實令小奴呼之至則持挺
逐之有李悅者後實擊其額仆地從而蹴踏

諸生欲告之氏實當門揮劍曰當殺汝輩數人諸生詣世子告之以之氏故不問公主聞之囚實巡馬所謂王曰小豎驕橫至此王何不禁尋命釋之義光忠州官奴父壯附崔怡義光遂爲其府內豎官累密直副使高宗秀金儒亦內僚也宗秀忠烈朝以善吹笛得幸用事官至三司左史王表請于帝授武略將軍巡馬千戶賜金牌後加王京等處管軍萬戶府萬戶賜三珠虎符儒性貪婪傾狡忠宣

惡之祝髮置八顛寺及忠烈復位儒髮而拜將軍爲慶尚全羅揚廣採訪使務爲漁奪逞欲固寵民間其來莫不痛憤歷典理摠郎親從護軍儒告護軍朴圭郎將吳仁贊嘗使外濟備船艦資糧必有異謀王命宰樞鞫之具疏謀亂狀王大怒手裂其疏旣而悔之後元使塔察兒令行省鞫之圭等果伏王遣密直高世于瀋陽括人物儒時爲大護軍與護軍高汝舟潛以書達忠宣事覺王怒杖之

印侯

承旦

印侯本蒙古人初名忽刺歹齊國公主怯怱口怯怱口華言私屬人也與三哥車古歹從公主來補中郎將忠烈欲拜將軍今易名忽刺歹語大將軍印公秀曰吾與爾善盍借爾姓遂改姓名為印侯與張舜龍車信爭起第極其奢僭王嘗如元至虎平縣縣令將宴王侯以不先饋已恚曰爾用幾羊欲以此宴乎又川州達魯花赤宴王王欲賜物侯曰川州

小邑可勿與王怒命李之氏賜之之氏畏侯竟不與後有人牽牛而過者侯家奴奪而槌之牛主畏其勢不敢告又有都將校金希迪者托侯勢暴橫白晝擊殺判事金碩家奴流海島侯即放還侯之專恣如此元於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侯為昭勇大將軍鎮邊萬戶賜虎符及印出鎮合浦全羅慶尚之民多受其害有吳仲侯者宰密城諂事王旨別監蔡謨決守山縣古陂為田欲以賂權貴侯

如合浦仲侯盛張妓樂宴舟中侯與仲侯卮
酒彘頭仲侯戴彘頭起舞失脚墮水死王嘗
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災滋甚欲罷鷹坊侯
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忠清道按
廉黃守命稍不廉然頗恤民侯挾憾譖以盜
官米罷之十二年授副知密直賜籍昇平郡
王聞乃顏大王叛遣柳庇請舉兵助征宰樞
或云請待帝命侯曰父母家有變奚暇待命
王從之練兵將親征以侯爲中軍萬戶侯白

王今赴征士卒見人家及道路有馬則取之
士卒爭劫奪千戶高宗秀請王禁之道聞帝
擒乃顏還陞判密直進知都僉議辭職尋拜
贊成事哈丹之侵王召宰樞議備禦侯曰上
親將出東界以斷賊路賊如闌入近境上入
江華令臣等將兵禦之王曰民惟邦本予豈
先避以撓民心賊雖長驅而至予爲三軍之
殿以全社稷遣侯禦之追至燕歧與韓希愈
金忻擊破之告捷獻俘帝以侯爲鎮邊萬戶

府達魯花赤賜玉帶一腰銀一錠鞍一面賞
之王嘗在元司徒撒里蠻謂世子曰帝有命
諸王駙馬各還國蓋欲鎮安軍民然後來赴
大會今世子與父王直欲赴上都父王縱未
遽還世子宜先往鎮撫之世子曰已遣忽刺
歹等矣司徒曰忽刺歹君家一老奴耳其能
鎮百姓乎世子不答二十四年改官制拜光
政使叅知機務尋改重大匡僉議侍郎贊成
事判兵曹監察司事初韓希愈鎮合浦侯奉

使至與爭席希愈扼其項跨其腹久之乃釋
侯還白公主請加希愈罪公主曰希愈有功
齒且長非希愈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與金
忻元卿謀傾軋之及公主薨王相希愈侯等
畏莫敢發會僧日英構誣語謂郎將李承祐
曰希愈等謀不軌承祐以告侯忻侯忻等發
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柱千戶石天補及
其弟天卿將軍李茂朴松堅元冲甲韓大莊
俞守大前中郎將白瑞卿別將裴仁儉等十

餘人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侯忻
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圖禍且不測今已被
執左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否曰王豈不
知哈散密令其子往候王宮仍謂曰王若知
之必嚴警備汝見王曰吾父聞有變恐懼無
兵衛故遣我借兵其子黎明往王宮宮中聞
然衛士皆卧不起及上謁王趣召見賜弓劍
其子還告哈散曰前言乃妄也然業已執希
愈等詣王宮請訊之王與哈散鞠之不服囚

巡馬所曰英逃王與哈散又鞠希愈等于興
國寺凡五日惟英柱仁儉誣伏又鞠希愈等
三日竟不伏侯忻卿與其黨上將軍姜桓大
將軍金七貂將軍桓貞李瑀少尹閔頓等以
日英逃希愈等不伏將如元訴帝王使承旨
金深留之不從王謂宰樞曰侯等之去西北
面都指揮使尹珪飲食之罪一也不拘留罪
二也給貞頓驛騎罪三也宜罪之中贊洪子
蕃唯唯知都僉議崔有滄曰殿下且不得留

侯瑤安得止之宰相入朝者指揮使其能不
飲食之耶驛騎貞等擅騎非瑤給之也宰相
非人乃致此事不罪宰相而罪瑤可乎議寢
然瑤竟坐罷王流希愈英柱于海島餘皆杖
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事對曰希愈本無異謀
但忽刺歹欲為益知禮普化王地耳王亦遣
判三司鄭仁卿判通禮柳琚如元辨侯誣妄
元遣塔海闊闊不花等來執希愈英柱元卿
及判密直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宰以歸庇

乃哈散鞫希愈時譯者之宰主文案者也庇
還王疑與侯同心欲罪之庇逃乃罷其職又
罷侯職奪侯所佩萬戶符與王惟紹希愈復
相有寵侯憚之因留元不敢還及希愈死惟
紹伏誅侯拜咨議都僉議司事平陽君復佩
萬戶符忠烈薨忠宣嗣位入朝侯始東還王
命僉議密直出迎于國門外後加檢校政丞
賜忠勤輔佐功臣號三年卒年六十二性狂
縱貪婪但善於將命忠烈與公主數入朝侯

未嘗不從凡有事奏聞必遣侯以行辦金方
慶誣得解復平壤隸本國侯與有功焉賜券
一等侯初甚貧窶及得幸屢被賞賜家貲鉅
萬又憑藉勢力多受賄賂奪人土田奴婢無
有紀極人多怨之及死至有相賀者謚莊惠
子承光庶子承旦侯慕科第之榮令承光赴
舉張舜龍亦令其子瑄赴舉承光瑄俱不學
無才試官阿侯等意取之承光仕至護軍
承旦筮仕遷歷未詳元執忠惠以歸遇誕日

別

承旦獨與鄭天起詣德寧府賀百官無一人
至者忠穆元年拜左政丞恭愍初封延安府
院君時權豪奪畿縣公田承旦所占尤多辨
整都監收其田仍徵累歲之租承旦惡之一
日入侍經筵請罷都監王不應但曰穿窬夜
行惡月之明尋復為左政丞百官罷朝賀當
詣王后宮監察大夫元顥執義慶千興以王
后戚屬故先詣宮賀承旦欲令式目劾之議
於同列四宰李公遂以為不可承旦怒不視

未嘗不從凡有事奏聞必遣侯以行辦金方
屢誣得解復平壤隸本國侯與有功焉賜券
一等侯初甚貧窶及得幸屢被賞賜家貲鉅
萬又憑藉勢力多受賄賂奪人土田奴婢無
有紀極人多怨之及死至有相賀者謚莊惠
子承光庶子承旦侯慕科第之榮今承光赴
舉張舜龍亦令其子瑄赴舉承光瑄俱不學
無才試官阿侯等意取之承光仕至護軍
承旦筮仕遷歷未詳元執忠惠以歸遇誕日

承旦獨與鄭天起詣德寧府賀百官無一人
至者忠穆元年拜左政丞恭愍初封延安府
院君時權豪奪畿縣公田承旦所占尤多辨
整都監收其田仍徵累歲之租承旦惡之一
日入侍經筵請罷都監王不應但曰穿窬夜
行惡月之明尋復爲左政丞百官罷朝賀當
詣王后宮監察大夫元顥執義慶千興以王
后戚屬故先詣宮賀承旦欲令式目劾之議
於同列四宰李公遂以爲不可承旦怒不視

事時監察司不署承且政丞告身承且嘆之
後罷封延安伯未幾以事流于保安居四年
召還卒葬不以禮有婢妾子完護軍

張舜龍

車信

盧英

張舜龍本回回人初名三哥父卿事元世祖
爲必闍赤舜龍以齊國公主怯怛口來授郎
將累遷將軍改今姓名忠烈獵于馬堤山時
設道場于壽康宮大集緇徒舜龍曰王奉佛
飯僧又射獵如此有何功德元授宣武將軍

鎮邊管軍總管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王遣
舜龍如元獻女求買公主真珠衣帝賜舜龍
雙珠金牌進副知密直王與公主曲宴內人
迭起獻壽贊成事趙仁規佯醉不飲舜龍曰
何不飲無乃詐耶仁規怒曰汝輩詐我則否
王與公主入內二人詰不止舜龍弟三哥欲
右其兄仁規歐且批其頰三哥攘臂而進左
右解之二十三年以僉議叅理卒年四十四
舜龍與印侯車信爭權競爲奢靡起第宅極

後麗以瓦礫築外垣狀花草以爲文時稱張家墻其第與起居郎吳良遇家隣比舜龍欲奪之不得夜率無賴人壞其垣墻子將軍芸豪奢不檢嘗於八關會直上五鳳樓手取案上橘袖因而失儀者多王不悅乃罷車信盧英亦怯怍口也信初名車忽解本國人嘗没入于元居燕京其母黃緣得乳公主及公主釐降遂爲媵臣累遷上將軍官至贊成事初興王寺婢年未五十者托信求免役寺別監

李源執不可信毆源源詣宮門訴之王怒召信數之曰別監吾所命也汝何毆耶顧謂信母及印侯舜龍曰汝輩之言吾皆勉從今汝不法何至此遂囚信于街衢所英初名式篤兒河西國人官至將軍嘗以事如元未還而死性溫厚聰敏頗知書非印侯舜龍之比

曹允通

曹允通耽津縣人以碁知名又善玄鶴琴所製別調行於世元世祖召與南人善碁者試

之允通輒勝帝許乘傳隨意往來忠烈時遣使召允通挈家入朝帝問曰世傳人參產汝國者嘉汝能爲朕致乎對曰臣若管其事歲可得數百斤帝賜傳遣之自是允通歲巡州郡發民採之或小有朽敗或非地產未及期者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遣張舜龍奏曰曹允通奉聖旨採人參唯產東北界允通強令諸道民就產處採納臣請隨所產處以時採貢帝又命允通管東界鷹坊

王亦賜紅鞞官至贊成事致仕卒

列傳卷第三十六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三
三十一

